

廣解

孟子讀本



王繼塵講述
朱劍芒校訂
胡山源

廣孟子讀本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八
月
出
版

樓

廣
孟
子
讀
本
(全一冊)

實價國幣四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
權
所
有
不
准
翻
印

出
版
者
粹
芬
閣

發
行
者
陸
高
誼
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印
刷
者
世
界
書
局

上海大連灣路

發
行
所
上
海
及
各
省
世
界
書
局

廣解四書讀本序

余經營書業。垂四十年。凡草創計劃。擴充維持。無不身自任之。其間丁艱辛。值國難。百度蕭條。頗於顛蹟。智困力瘁。而不得出路者。蓋數數也。每於無可如何之際。未嘗不憶及幼時所讀四書中一二語。以自勵。以爲聖賢著書立說。爲萬古綱常。豈欺我哉。故惟求義之當然。以期勿負對己對人對社會之初心。而其後亦往往得趣於坦途。今年五十五矣。重理舊經。禮聘同邑王緇塵先生爲之講授。先生研究經學。每多創見。舌敝唇瘡。不憚勞倦。往往積年翳障。爲之一開。目前疑難。豁然理解。真悔幼時讀書之隨口滑過。爲可惜也。幼少之時。心志未定。經事未多。不知此中意味。今於更事數十年後。重新溫習。如遇老師宿儒。雖別離久矣。而聲音面貌。猶仿佛

得之。則幼時誦讀。亦不無微功也。抑且講師難求。通俗之講師更難求。所謂通俗者。非其學理膚淺。見識平庸之謂。能卽理而求其證。卽事而爲之喻。理或深入。言則淺出。人人能懂得。而非人人能道得。不背聖賢立言之旨。而各有自得之妙。故吾於王先生之講解。尤深感焉。夫四書之名。起於宋代。吾國數千年學術思想之所由出也。一登東山而小魯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一後賢諸集。東山也。四書。泰山也。登泰山。川澤之流瞭也。原野之產明也。昔之所謂仰止彌高者。今則丘垤之不如矣。漢唐文學。宋明理學。舉而歸之巨壑之中。吾又何患其不足哉。吾國政制。代有更易。而吏治之飭。多出於儒學。卽中山先生手創民國。建立三民主義。五權憲法之國家。開千古未有之局。而要其基礎。亦立於孔子哲學之上。至新生活運動之詮釋。一本於儒。更無論矣。若禮運大

同之義。公羊三世之說。進化有層次。變革有步驟。以漸抵於「老老幼幼」矜寡孤獨廢疾者。皆有所養。「貨惡其棄於地也。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。不必爲己。」皆其原理所派生之條件辦法也。行於己則身修。施於家則家齊。致於國則國治。行於天下而天下和平矣。如今世變日亟。國難頻仍。無論老少男女。貧富貴賤。無不思所以安身立命者。而異說紛騰。莫得其衷。甲曰。「吾藥起廢疾之藥也。」乙曰。「吾方鍼膏肓之方也。」揚子雲云。「一閭之市。必立之平。一卷之書。必立之師。」嗚呼。吾何師。吾其以聖爲師乎。人人皆有子弟。卽無不欲教其子弟。四書爲必讀之書。又人人之所知也。而奧文深義。莫得究竟。往往束之高閣。無由受用。有貲財者。思得經師。惟經師難求。通俗之經師尤難求。於此以白話爲解釋。以近事爲譬喻。深入淺出。如文以釋。

如理以解。以一反孔子會子子思孟子講學傳道之真面目。活讀之而活用之。非今日之所急乎。因先將論語鋟版印行。使得家置一編。一經開卷。無不句隨文解。事隨理解。如事先聖。如對嚴師。則區區之意焉。惟前版倉卒。不及理董。頃復詳加校定。重新排印。其大學中庸則請胡行之蔡丐因先生校訂。論語則請董文先生校訂。孟子則請朱劍芒胡山源先生校訂。既成。彙而刊之。名曰廣解四書讀本。世有立己立人爲志者。倘以愚意爲可取乎。吾感王先生講編之精而能通俗。而又佩胡蔡董朱胡諸先生校勘之勤也。故附識焉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沈知方序於粹芬閣

孟子讀本編述大意

史記孟子本傳曰：孟軻，騶（騶通鄒，本春秋時邾國）人也。受業子思之門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



孟子

爲迂遠而闊於事情。當是之時，秦用商鞅，楚魏用吳起，齊用孫子田忌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，以攻伐爲賢，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，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此述孟子一書之由來也。

唐韓愈作進學解曰：『孟軻好辯，孔道以明。』又曰：『孟氏醇乎醇者也。』蓋推尊孟子書者，實始於韓氏。至北宋，遂以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勅撰爲疏，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列於學官。於是有一十三經之目。至南宋朱熹，更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合論語孟子，名爲四書，價值遂出五經之上。明清兩代，以之爲考試取士之用。因此，士人未有不讀四書者。其關繫於我國之思想風俗，可想而知。

矣！

孔子之道，集大成，號至聖，自非其他諸子所能及。然至戰國，楊墨之言，與孔子之儒家，鼎立爲三。有志之學者，莫知所從。得孟子之痛斥楊墨，二氏遂微。至漢武帝，尊崇六藝，罷黜百家，曆用夏正，於是孔子所倡道之儒家，幾與西洋之定『國教』，『性質相等』。蓋人類內心之信仰，非有所歸宿不可也。孔子雖非宗教家，而能得數千年人士之信仰者，孟子之力爲多。比之西洋，孟子之於孔子，猶保羅之於耶穌，而孟子之於論語，亦猶新約之於舊約。又如漢學宋學之爭，幾等於新教徒與舊教徒之互相排擊，此可證人類心理，大抵相同也。

不佞於去歲，曾編述論語讀本一書，期與一般學者，共同研究。繼思自宋以來，無不以孔孟二子並舉，則凡讀論語者，自非益以孟子不可。於是八月間，開始將孟子一書，加以解釋。惟論語均屬短章，而孟子則長篇大文，居其多數，如節節細解，反使讀者難明其頭緒。又孟子之文，與近世通行之文，甚相類近。因此之故，有時用語體文譯之，不另解釋。並於原文及譯文，一律加新式標點，以便讀者焉。願海內賢達，有以教之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，王繼塵識於海上梓芬閣。

孟子讀本目次

梁惠王篇第一	一
公孫丑篇第二	六〇
滕文公篇第三	一一六
離婁篇第四	一六七
萬章篇第五	二二一
告子篇第六	二六一
盡心篇第七	三〇五

孟子讀本

紹興王縉磨講述
吳江朱劍芒校訂

梁惠王篇第一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『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』
『叟，音首。』

按史記惠王三十五年，大招賢士，所以孟子到梁去見惠王。『叟』老人之稱。是梁惠王對孟子說：『你老人家！不顧千里的遠路，到我這裏來，也有甚麼方法，利益我的國家嗎？』

孟子對曰：『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！王曰：何以利吾國？大夫曰：何以利吾家？士庶人曰：何以利吾身？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！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厭。』
弑，音試。厭，音厭。

此孟子對梁惠王之語也。梁惠王所說之利，就是害國強兵，吞併他國以爲自己的利益。孟子主張的是王道，王道所重的是仁義；仁是愛護百姓，義是講究做人的道理，與當時諸侯專以兵力滅亡人國，增益自己的財利者，情趣絕然不同。所以孟子對梁惠王劈頭一句就說：『何必曰利？』怎麼說何必曰利呢？因爲你要國家興盛，像商朝周朝，天下共尊爲天子，只有仁義，纔做得到。故接着說：『亦有仁義而已矣！』因爲你用兵力

去壓迫他國，他國也會用兵力來抗拒你。只有你行仁義，使天下百姓的心，一齊歸嚮，那是別個國家，沒有法子來和你相爭的。這兩句話，不但對梁惠王如此說，就是全部孟子，也以此兩句話爲中心理論，所以特別於開端的第一章。

古時天子之國，有兵車萬乘，天子則稱王。諸侯之國，只有兵車千乘，諸侯則稱公稱侯，或稱伯稱子稱男。到孟子時，各國諸侯，都已自己僭稱爲王，都有兵車萬乘，所以有萬乘千乘之說。『上下交征利』者，是說上上下下的人，只知錢財利益，不講做人的道理。『不奪不餒』者，奪是把別人的財利奪來，餒就是吃飽。是說不把別人的財利，讓我奪來，好像食物，不知道飽足的。

孟子既說了『何必曰利，亦有仁義而已矣』以後，又把專務爭權奪利的害處，徹底痛說一番。意思是：你做王的說，何以利吾國？你手下的大夫，看你的樣，他就說，何以利吾家？更有底下的士人百姓，看了這樣，他又跟着說，何以利吾身？如此上下互相爭奪財利，一個國家，必定要危亡了。故曰：『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』何以上下交征利，國會危亡呢？因爲大家不講仁心待人，不講做人的道理，（義）有一萬乘兵車的大國，他的手下就有一千乘兵車的大夫，爲了利，大夫就可把國君弑掉，來篡奪所有的財利，就是小些的千乘之國，他手下也有百乘兵車的大夫，爲了利，也可以弑君而篡奪其財利的。故曰：『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』講到萬乘之國的千乘之家，千乘之國的百乘之家，已是萬分中取了千分，千分中取了百分，不能算不多了；苟其把做人的道理，（義）丟在後頭，眼前看見的，無非是利，那就仍舊要爭奪，決不會鑒足的。祇知財利的結果，必至弄到如此地步。只有仁義則不然，有仁心的人，從沒有把所親遺棄的。講做人道理（義）的人，從沒有把君上丟在後頭的。所以又接着大聲呼道：

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！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！

講財利的害處，必至大家爭奪，永沒有休止。若大家都知仁義，那麼，做君父的，就安安靜穩，沒有禍患了。所以孟子再重申一句：

『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』

孟子時候，稱為亂世，不是亡國，就是弑君，根源無非是大家爭利。孟子因梁惠王說『何以利吾國』一句話，特地把利的害處和結果，徹底痛說一番。只有仁義，不但可免禍，而且還可以得天下的人心，如商周之王天下，故首章如此說法。

（問） 利的害處與結果是怎樣？

（研究） 大家爭利，必至互相賊殺。大家講仁義，則存一愛人之心，（仁）又講做人的道理，（義）自然平安無事了。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上，顧鴈鴈麋鹿，曰：『賢者亦樂此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，雖有此不樂也。』沼，音早。麋，音靡。樂，音洛，歡樂之樂。

沼，小池也。此時梁惠王在園囿中沼上者，當是臨池所建的亭，或是橋上。王回頭看着鴈鴈麋鹿，問孟子道：『有賢德的人，也歡樂這個嗎？』意思是指孟子，你是個賢德的人，對此歡樂不歡樂。不料孟子卻對答道：『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。』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同是一個園，賢與不賢，都是一樣的遊玩，何以賢者能樂，不賢者不能樂呢？原來孟子此語，想把梁惠王引入王道，所以接着就引詩經裏文王的故事來開導他。

『詩』云：「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」亟，音吉。麀，音憂。濯，音濁。於，此讀烏。物，音勿。

詩，是詩經。此段引的是詩經裏大雅靈臺篇的句子。『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』者，言文王要造一座臺，經始是開始計劃，經之營之，是有了規劃而進行營治。攻者，是用力造這個臺。『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』者，言文王叫百姓（庶民）來造這個臺，百姓很高興給文王出力，不到多日，就造成功了。亟同急。『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』者，言文王並不督着百姓，急速完工，百姓自願給文王造臺，好像兒子爲了父母的事，一齊都來了。囿，即花園。麀鹿，是雌鹿。攸伏者，言雌鹿已經有了胎，攸然伏着，並不驚慌，故曰『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』。『麀鹿濯濯』者，麀鹿身上的毛，非常肥澤。『白鳥鶴鶴』者，白色鷗鳥，毛羽也是非常潔白。『於物魚躍』者，於是歡笑的聲氣，物作充滿解，言文王到小池邊去，看見水中充滿的魚，也像很高興，而在那裏跳躍。

『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。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麀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也。

樂，皆音洛。鼈，音必。

上面所引的詩篇裏說鳥獸及魚都現着很自在而高興的樣子，這是人類心理作用。因爲文王待百姓好，百姓自己出力，來給文王造臺。到造成以後，文王到臺上池邊去遊玩，心裏歡喜百姓肯出力來給自己造臺，而且不必督工，不到多日，就告成功，所以高興。因此看得麀鹿、白鳥、魚鼈，也覺攸然自樂。此段係孟子接下去說：『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，』就是說百姓自己情願出力，給文王造臺，所以大蒙歡樂。臺是神靈

的意思。臺沼雖已造成，尙無名稱，百姓頌美文王，以爲臺沼之成，得之神靈的助力，就把臺呼爲靈臺，此沼呼爲靈沼。并且以園中麋鹿魚鼈之多爲可樂，故曰：『樂其有麋鹿魚鼈。』偕樂，即大家都歡樂。

『湯誓』曰：『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。』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！』害，此處同曷。女，今作汝。

湯誓，是尙書的一篇。上段是孟子引詩經，證明賢者而後樂此。此段孟子又引尙書，證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因爲夏朝天子桀，王暴虐百姓，後來商湯帶兵去征伐，作此一文，以表明宣誓伐桀。『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。』是湯誓文中述百姓的話。因夏桀自己曾說：我猶如天上的日，日不亡，我也不亡。所以百姓就引了桀這句話，意思是說：這個時候，日何以還沒有喪亡，我們這種苦楚，已吃够了，情願與大家都喪亡了罷。故曰：『時日害喪，予及女偕亡。』也。孟子引了這句湯誓的文，又說道：百姓既不願生存，希望和他大家都喪亡，雖然有臺池鳥獸，一個人豈能獨自歡樂呢？故曰：『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。』

（問）臺池鳥獸，何以賢者能樂，不賢者不能樂？

（研究）文王因與民同樂，故臺沼都是百姓情願出力來造，所以大家都樂。桀因只知道自己獨樂，百姓情願和他同亡，所以大家都不樂。而其原因，由於人君之賢不賢。

梁惠王曰：『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』

此又梁惠王對孟子說也。寡人，古時君主自稱，含有謙虛的意思。河內、河東，都是梁國的地方。梁惠王自己說：我（寡人）於治理國政，也算盡心的了！故曰：「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！」河內的地方遇了凶災，我把河內的百姓，遷移到河東的地方去就食。還有老弱的百姓，不能遷移的，我更把糧食運到河內去。後來河東地方，也遇了凶荒，我也如此辦理。故曰：「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；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亦然。」我也這樣體恤百姓，觀察鄰國的辦理政治，都沒有像我（寡人）這樣用心思，故曰：「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」梁惠王的意思，以為我這樣體恤百姓，應該鄰國的百姓，都到我這裏來了！但他們卻並不來。鄰國的百姓，並不見減少，我國的百姓，並不見增加，這是何故呢？故曰：「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，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」喻音裕。填音田。曳音繫。

梁惠王自己說如此盡心政事，孟子當時不好怎樣駁他，因知梁惠王最喜戰爭，就把戰事來做比喻，故曰：「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」喻者，取兩事相比也。填，鼓聲。『填然鼓之，』猶言蓬蓬聲響把鼓播起來。刃，刀槍的鋒頭。戰時的兵士，聽得鼓聲，就向前衝鋒，於是雙方的兵器接觸，開始打仗，故曰：「兵刃既接。」『棄甲曳兵而走』者，是說不敢對敵打仗，只得逃走。因為甲披在身上，力量很重，所以把甲棄掉，兵器也拖在手中。『或百步而後止』云云者，是有的逃了一百步而止住，有的逃了五十步而止住。大家都是一樣的逃，那走五十步的，卻取笑走百步的，以為你何以要逃到一百步外呢？走五十步的，對於走百步的，如此取笑，你王以為怎樣？『白不耶』者，是王說不可也。『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，』是王又說，走五十步的，不過比走一百步罷了！

究竟是同樣的逃走。

曰：『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』

此段舊注疏中趙岐解得最好。『孟子曰：「王如知此，不足以相笑。王之政，猶此也。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，其好戰殘民，與鄰國同，而獨望民之多，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？」』意思是：各國國君既都喜歡戰爭，百姓在這國裏是死，到那國也是死，所以都不肯到別的國裏去。你王雖有善政，和鄰國相比，不過他們是百步之逃，王是五十步之逃，有甚麼分別呢？既沒有分別，如何能希望鄰國的百姓減少，而自己的百姓增加呢？

『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』

勝，音升。數，此處讀促。罟，音古。洿，音烏。憾，音翰。王，此處應讀如旺。

梁惠王感歎自己能體卹百姓，鄰國之民既不減少，自己國內之民並不加多。孟子以為移民移粟，不過尋常的善政，和鄰國比較，正如五十步的嘲笑百步，前段已經說明。此段即根據上文，再告王要使百姓加多，須先施以種糧的善政。例如百姓辛苦種田，本想收穫來供食用的，無奈那時候的諸侯專講打仗，把百姓拉去當兵，興工程時，又把百姓拉充工役，弄得百姓種田的時候，都沒有了。田既種不成，穀便沒得吃了。『不違農時，』就是百姓在種田的時候，不要去拉他當兵或作工。如此，五穀就吃不勝吃，故曰：『穀不可勝食也。』『數罟不入洿池』者，數，密也。罟，網也。洿池，是地面低陷的深池，不用密網，到深池裏去捕魚，使小魚都得長大，故曰：『魚鼈不可勝食也。』『斧斤以時入山林』者，山裏的草木，要在適當的時節去砍伐，假使在春天，正